

特殊的嫁妆

侯发山

米香安顿男人睡下，忙罢家务，已经是夜里十一点钟了。她拉熄灯，散了架似的躺在男人身边，虽然浑身上下酸疼酸疼的，她却毫无睡意——老二孩子，早几天就要钱，说老师让交钱做校服，她推辞着一直不给。不是她推辞，是家里没钱啊。老大孩子明天也该回来了，他下个月的生活费却还没有着落……想到这儿，米香眼里的泪就无声地流了出来。

小小说

米香心里一惊，忙把男人的手给挡了回去。原来男人并没熟睡过去。米香心里一惊，忙把男人的手给挡了回去。两人半天无语。屋子里死一样静。米香，咱们还是离了吧。男人说道。连同这一次，这个话题男人已经提过三次了。

米香说，我跟你结婚，嫁妆还是要带的，可能会让你失望，有一样嫁妆很特殊，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？米香说，你说吧，我，我不嫌弃你，我，我没别的本事，但，但只要你有我吃的，就不会饿死你。

经常想起昔日家乡的旧宅。那是临水而建的一处小房子，红瓦白墙，总有顽强的细草从瓦缝里挤出来，有的还开着无名的小花。门前用细细的栅栏围起一处菜园，种着五颜六色各种各样的蔬菜。房子是南北贯通的，对着太阳的方向开了几扇小窗。那时很少有人家能用得起玻璃窗，都是用透明度较好的塑料布，钉在木的窗棂

的家，便是用鸡毛掸子打扫柜子上的灰尘，用笤帚细细地清扫炕席上的灰尘，然后用另一把笤帚扫地，再轻轻地往地面上擦一些清水，以压住轻扬的尘土。日子清苦，饭食也简单。多数时候是苞米碴饭，或者苞米面饼和窝头。土豆和白菜是最常吃的菜。那时家里有祖母、父母和我们四个孩子，一共七口人，每次母亲都要做一大锅的饭菜，那



夜归图

朱本龙

散文

绿水人家绕

唐晓东

上。太阳光能够透进来，从窗里看外面的景物，却朦朦胧胧。窗户上下分扇，天热的时候用一根木棍把上扇支起，就有江风轻飒而入，一下子变得凉爽。房门是木制的，推开时总有“吱呀”的声响。进门后的厨房里有灶台和北方农家惯用的大锅，墙角堆放着一些备用的柴火。再进一叠门，一面是土炕，炕上靠墙一侧是叠好的被子。和厨房隔开的墙上开一扇小窗户。那时虽已有电灯，但经常停电，加上电费太高，家里常用来照明的还是油灯和蜡烛。

也有时会因为我们四个孩子中哪一个的“超常发挥”，害得父亲或母亲只能吃个半饱。为了让祖母和我们四个孩子能多吃到几次鸡蛋鸭蛋，在农村生活的那么多年里，母亲始终自己养鸡养鸭，有时下蛋多的时候，还能换回一点零花钱。还养过猪。每天放学后，我和哥哥、弟弟抢着喂鸡喂鸭喂猪。它们一看见我们放学，便会自然地围拢过来，鸡“咕咕”地叫，鸭“嘎嘎”地叫，猪也哼哼唧唧地像是说着什么。我们总是急急忙忙地放下书包，拿上喂食的盆盆碗碗，去加入那支快乐的小分队。

“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”这句民谣，原先不是来之民间，而是来之于官府。北宋京都汴梁，民间流传开对盛赞苏杭曰：“苏杭百事繁，地脉中，又渐渐改为‘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’。元初词作家周鼎卿把这两句民谣引入他的词中，艺人四处演唱，这两句民谣就传遍了四面八方。

域外见闻

悉尼歌剧院

高玉成

到悉尼之前，我对悉尼歌剧院一无所知；回国后向朋友说起，他们却个个耳熟能详，越发让我感觉自己是多么孤陋寡闻。悉尼歌剧院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奇特的造型，由两组相连的不规则的白色弧形角状屋顶合盖而成。有人把这些角状屋顶视为鼓荡在海湾上的帆船，而我倒觉得它们更像是一些张开着的银色贝壳。观赏悉尼歌剧院可以是全方位的。西面一处高地上，可以俯瞰到歌剧院全景；尼朗岬广场上，可以近距离观赏；而东面的海面上，又有专门的游船，可以做海上观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由于剧院东临大海，北面坐落着一座横贯海湾的港湾大桥，西南方向又是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和绿色植物，所以整个环境显得十分优美，也构成了悉尼市的主要风景线。

海选中，约恩的设计就被淘汰了。终审专家对报上来的设计方案不甚满意，要求把所有方案拿来一看，结果这个从废纸篓里捞出来的方案一就被选中了。之后，不管别人把剧院比做帆船也好，贝壳也好，约恩本人却说，他的创作灵感其实只是来源于一些切开的橘子瓣！遗憾的是，在歌剧院的建造过程中，由于与澳大利亚政府失和，约恩中途离开了澳大利亚，从此再也没有来过；直到前两年去世，他也没有亲眼见过自己的这个不朽之作。

新书架

《颐和园》

王艳伟

颐和园的前身，是乾隆历时15年耗资近500万两白银，于1764年建成的清漪园。清漪园与静明园、静宜园、畅春园、圆明园一起，在北京西北郊连成了一片庞大的园林区，史称“三山五园”。《颐和园》里讲述了关于清漪园的很多故事、传说，及至今未解的谜团。例如，乾隆皇帝在清漪园建成后，第一件事便是写了一份“检讨”，规定自己永远不能在清漪园中过夜。此后三十多年里，直到去世，乾隆都

严格恪守诺言，每次游幸清漪园，都过午即返。没有亲眼观赏过清漪园的夕阳美景，成为乾隆一生的遗憾。1860年，北京西郊的清漪园、圆明园等几座皇家园林被英法联军焚毁。光绪皇帝继位后，慈禧太后兴起修园之意。在光绪皇帝生父醇亲王的支持下，修复园林终于成为现实，本应由内务府负责的皇家园林修复工程，却成为海军衙门的承建项目。重建工程的总设计师雷廷昌，他把自己的心血和祖传的精湛技艺，都投入到修园工程中。修复后的园林改名颐和园。故宫与颐和园分别代表着中国文化中最重要的两部分“礼”和“乐”。故宫是皇家宫阙，代表着庄重、威严、规则、政治和法律等是“礼”的象征，而颐和园则是中国最大、最有代表性、保存最完好的皇家园林是“乐”的象征，代表了皇家政权中最人格化的那部分内涵。

自己就阿弥陀佛了。全林得知米香的情况后，很是同情米香，说米香，我，我不嫌弃你，我，我没别的本事，但，但只要你有我吃的，就不会饿死你。米香说，我跟你结婚，嫁妆还是要带的，可能会让你失望，有一样嫁妆很特殊，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？全林说，你说吧，我，我不嫌弃你，我，我没别的本事，但，但只要你有我吃的，就不会饿死你。米香说，你说吧，我，我不嫌弃你，我，我没别的本事，但，但只要你有我吃的，就不会饿死你。

当我仔细一算账，连自己都惊呆了。我一个月光是用来打车的钱就将近3000块，仅仅是为了多睡一会儿或者嫌自己开车太麻烦。而我将这种个人习惯在工作中，更是一件可怕的事情，虽然我以前觉得，这样做体现了我对员工的关心爱护。从那个时候起，我开始关注成本控制，有条件地控制那些不应该被随意放大的成本。比如交通问题，此前公司为某些员工支付了每月高达千元的交通成本，目的是让他们工作效率更高，或者更舒适地完成工作，但我相信，如果将这1000块钱变成给他们增加的薪水，他们同样可以通过公共交通工具高效地完成工作，而且还会完成得更好。毕竟对每个打工者来说，多发1000块钱现金让他感受到的变化和工作动力，远远高于我让他们舒服地打着车干活。



茅侃侃 著

“多少块？一块七毛钱？怎么这么贵？”张总冷不丁却严肃地问我。可能助理也没想到张总会问这么细节的问题，所以一时没想好怎么回答。张总又接着说：“印刷这事儿瞒不了我，我也是从基础干起来的。就这纸袋，印出大天来也不过一块五一个，难道你们砍了半天还涨了二毛钱？好，这纸袋一印就是上万个，就这一次活动用。每次都不考虑这些细节，一年下来不得浪费个几十万啊？”

然而，这仅仅是一个细节，就像打一次车花销好像不大，但积累一个月就惊诧了我一样，在一个公司的运作中，有多少这种细节是需要考虑的？有多少钱花在了不恰当的地方，或者说压根儿就不该花？这些完全可以节省下来的钱从某种意义上说，不就是公司的利润，可以分配给员工，让大家更好地生活吗？

随后又发生了另一件事，让我彻底意识到每一个细节的成本考量多么重要，业务成本的控制对公司的发展多么重要。某天，我去拜访精品购物指南传媒集团（就是在北京家喻户晓的《精品购物指南》《风尚志》等报刊隶属的集团）的老板张总。在我心目中，精品传媒集团无论从规模、收入还是行业地位来讲，在全国都是城市类媒体的No.1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这是一个运营成本巨大、收入巨大、影响力巨大、品牌效应巨大等各种都牛B的公司。我认为他们和众多外企一样，愿意以高成本换来高地位、高品牌价值。

就在我和张总交谈的时候，他的助理进来了，好像是集团当时要做一个品牌推广活动，助理拿着设计好的纸袋样品进来请张总过目，看是否符合要求。一般来说，这种规模的企业，一个活动中需要的印刷品不必要由老板亲自审定，但助理却好像很重视这件事，我想张总可能是个非常

连载

玛拉把手伸进袋子里，拿出档案比刚刚写下的名单。当她用电子邮件把他们与子爵的会面结果告诉朱欧时，门房匆匆跑进了酒吧：“柯曼先生，有一封信。”“麻烦你把信放下就好。”班一面说，一面将啤酒倒进玻璃杯里。“对方要求一定要把信交到您手中。”门房回答。班放下玻璃杯，伸手拿出皮夹。玛拉转了转眼珠子。她想这些饭店员工只是想搜刮一点小费罢了。“麻烦你了。”班把钱交给门房，取回了信。信封摆在两人中间的桌面上。“你不打开吗？”她问。她的好奇心很强，绝不会就这么把信放在面前。“不必，只是贵客来通知我考古遗址那边的近况而已。”“遗址那儿有什么进展吗？”“没有。他们发现了较晚期的艺术品，不过没有一样是15世纪初期，或是吐火罗人时代的物件。这件事很奇怪，因为理查的探测小组发现早期吐火罗人完整的木乃伊和布料样品，我们却再也没挖出其他东西。基本上相关的物件都会埋在一起——毕竟，那里本来就是墓地。”这时班打开了信封。

“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？”“我不想让你烦心。而且到目前为止，我们都没有必要隐瞒踪迹。”葡萄牙里斯本玛拉在确定没有人跟踪他们之后，便和班走进里斯本大学的校园。他们很快找到了教授办公室的大楼。直奔位于三层的教授办公室。席瓦教授的办公室门口挂着一块铜刻的名牌，他们希望他的助理帮忙通报，却根本找不到他的秘书或助理，班只好直接敲门，却没有入应门。“我们该直接进去吗？”班问道。“我想是吧。”他转开门把，把门推开了一条缝。“教授”班朝门缝里叫道。等不到回答，班便推开门，直接走了进去。玛拉跟在他身后。办公室里竟然一个人也没有。“也许我们来得太早了。”“有可能。但是他昨天信上，要我趁‘露水未干’时就过来。这表示他建议我们最好在清晨抵达。”玛拉环顾房间。墙壁的架子上摆满了书，地上也堆满了纸张。标准的忙碌学者的办公室。“不知道他在哪里。”“太奇怪了”，班开口，“昨天，他的办公桌上还摆着一堆乱七八糟的书和本子。”“除了那本书以外。”玛拉指着桌上的一本很大的书。班拿起那本书，书名《圣者的一生》。玛拉注意到书露出一张小纸条。“这是什么？”班打开书：“这是夹在圣文森这一章的书签。”玛拉走到班身旁，看着那一页。页面的空白处有用铅笔写下的注解，是她看不懂的文字：“你知道这上面写些什么吗？”“这只是向圣文森的祈祷经文，用拉丁文写的。”“你可以帮我翻译出来吗？”他展开那一页念道：“哦，敬爱的圣文森！原谅我。你命我隐藏在黑暗中，并用红白武器守护秘密，荣誉却照亮了我的心。洗尽我的罪恶吧！好让在那耶稣基督里加入我的同道。”



玛拉环顾房间。墙壁的架子上摆满了书，地上也堆满了纸张。标准的忙碌学者的办公室。

昨夜星辰昨夜风，画楼西畔桂堂东。身无彩凤双飞翼，心有灵犀一点通。隔座送钩春酒暖，分曹射覆蜡灯红。嗟余听鼓应官去，直度兰桥天路东。

胡传海书法